



乌克兰战争秘史



上接 06 版

奥巴马后来放宽了一些情报分享限制，而特朗普在首个任期中进一步放松，并首次向乌克兰提供标枪反坦克导弹。

而 24 日俄全面入侵前的紧要关头，拜登政府关闭基辅大使馆，撤走全部美军人员（只有一支小型中情局小组留下）。

在乌克兰人看来如一位美军高级军官说的，“我们告诉他们俄军来了，然后，再见。”

入侵发生后，美国将领提出提供协助，但遭遇乌方不信任的壁垒。

“我们正在和俄军作战，你们不是。我们为什么要听你们的？”乌克兰地面部队司令西尔斯基上将第一次见到美方人员时这样说。

西尔斯基将军很快转变态度，美方能提供他们从未掌握过的战场情报。

战争初期，协助非常简陋——多纳休将军与几名助手仅靠手机，将俄军动态传送给西尔斯基及其参谋。但即便是这种临时安排，也触碰了乌军内部的敏感神经——西尔斯基与他上级、武装部队总司令瓦列里·扎卢日内之间的权力之争。

在扎卢日内的支持者看来，西尔斯基已在借助美方关系为自己争取优势。

加剧问题的，还有扎卢日内与他的美方对应——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上将之间的紧张关系。

电话中，米利可能会质疑乌克兰的武器请求，或依据五角大楼屏幕上的卫星图像提出战术建议。接下来就是尴尬沉默，然后扎卢日内干脆挂掉电话。有时候他甚至完全不接电话。

为了确保他们继续沟通，五角大楼启动了一条复杂的“电话链”：米利的一名助手先打给加州国民警卫队司令戴维·S·鲍德温少将，他再拨给一位来自利沃夫的富商、洛杉矶游艇制造商伊戈尔·帕斯特纳克。

帕斯特纳克和当时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是老相识。列兹尼科夫再去找扎卢日内，说，“我知道你对米利不满，但你得给他打电话。”这样拼凑起来的联盟，最终在之后的一连串紧急事态中整合成真正的合作伙伴。

3 月，俄军未能攻占基辅后调整战略，将重心转向东部和南部——

这是一个美国情报评估认为要花数月完成的兵力调动，而俄军只用了两个半星期。

美军欧洲与非洲司令部司令克里斯托弗·卡沃利上将和多纳休将军得出结论：如果不调整自己的战略目标，兵力和火力都严重不足的乌克兰将注定失败。联盟必须开始提供重型进攻性武器——比如 M777 榴弹炮及炮弹。

拜登政府此前仅批准过防空与反坦克武器的紧急输送。而 M777 代表着一次重大变化——首次明确支持一地面主战场的全面战争。

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与米利上将决定由第 18 空降军负责武器输送和作战培训。当拜登批准提供 M777 之后，托尼·巴斯礼堂正式成为作战总部。

一位波兰将军出任多纳休的副手。一位英国将军负责在前篮球场上设立的后勤中心。一位加拿大军官则负责培训工作。

礼堂地下室被改为“融合中心”，用于整合并生产关于俄军阵地、调动和意图的情报。据情报官员称，中情局、国安局、国防情报局和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的官员，与多国联盟情报人员共同工作于此。

第 18 空降军的代号是“龙军”，这个新作战单位被命名为“龙特遣队”。唯一还未完全到位的，是乌克兰高级指挥层的支持。

2022 年 4 月 26 日，在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的一次国际会议上，米利将军把列兹尼科夫和扎卢日内的一位副手，介绍给卡沃利与多纳休两位将军。

他说：“这两位就是你们的合作对象。他们会帮助你们。”

信任开始形成。列兹尼科夫表示愿意与扎卢日内沟通。回到基辅后，“我们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前往威斯巴登，”列兹尼科夫说，“就这样开始了。”

合作的核心，是两位将军——乌克兰人扎布罗茨基与美国人多纳休。

扎布罗茨基将军虽然当时在议会任职，但成为威斯巴登方面的主要乌克兰联络人，虽然身份有点非官方，但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

像乌克兰军队中的许多同代人一样，扎布罗茨基将军对敌人非常了解。上世纪 90 年代，他曾在圣彼得堡的军事学院学习，并在俄军

中服役了五年。

他同样熟悉美国人。2005 年至 2006 年间，他曾在堪萨斯州莱文沃思堡的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学习。八年后，扎布罗茨基将军在乌东俄军支持势力控制区后方指挥了一次危险的行动。这次任务部分是参考他在莱文沃思堡学习过的一次战斗——美利坚联盟国将军斯图尔特围绕波托马克军麦克莱伦将军发起的著名侦察行动。

这让他引起了五角大楼一些有影响力人物的注意，他们觉得这位将军是可以合作的领导者。

扎布罗茨基将军回忆在德国威斯巴登的第一天：“我的任务是搞清楚，多纳休将军是谁？他有什么权限？他能为我们做什么事？”

多纳休将军是特种部队秘密世界中的明星。他曾与中央情报局的暗杀小组和地方合作伙伴一起，在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和阿富汗暗中追捕恐怖分子头目。

作为三角洲特种部队的领导人，他曾协助建立与库尔德武装的合作关系，一起打击叙利亚的“伊斯兰国”。卡沃利将军曾形容他是“漫画中的动作英雄”。

现在，他向扎布罗茨基将军和他的同行——少将基里连科，展示了一张乌克兰东部和南部被围困区域的地图，图上俄军数量远超乌军。

他喊出“荣耀属于乌克兰”的战斗口号，同时指出了挑战：“你们可以跟别人一起喊‘荣耀属于乌克兰’，我不在乎你们有多勇敢。看看这些数字吧。”

接着，他和扎布罗茨基将军讲解了一项争取到秋季前获得战场优势的计划。

第一阶段已经开始——训练乌克兰炮兵使用他们的新型 M777 榴弹炮。“龙特遣队”随后将帮助他们利用这些武器阻止俄军推进。然后，乌军需要发起反攻。那天晚上，扎布罗茨基将军写信给基辅的上级。

“你知道，很多国家都想支持乌克兰，”他回忆说。但“必须有人来协调，来组织一切，解决眼前的问题，规划未来我们需要什么。我对总司令说，‘我们找到了合作伙伴。’”

不久，近 20 名乌克兰人——情报人员、作战规划者、通信和火控专家——陆续抵达威斯巴登。军官们回忆，每天早上，乌克兰人和美

国人都会聚在一起，分析俄军武器系统和地面部队情况，挑选最关键、价值最高的目标。优先目标清单随后交给情报融合中心，军官们在那儿分析各种数据流，确定目标坐标。

在美国欧洲司令部内部，这一过程引发了一场微妙但棘手的语言争论：鉴于任务的敏感性，把目标称为“目标”，是否会过于挑衅？

一些军官认为“目标”这个词是合适的。另一些人则称之为“情报线索”，因为俄军常常在移动，信息需要地面验证。最终，这场争论由欧洲司令部情报负责人、少将蒂莫西·布朗定调：俄军部队的位置被称为“感兴趣点”，空中威胁被称为“关注轨迹”。

“一旦有人问你，你有没有把一个目标传给乌克兰人？你就可以诚实地回答，没有。”一位美国官员解释说。

每一个“感兴趣点”都必须遵守一套情报共享规则，以降低俄方对北约伙伴的报复风险。“感兴趣点”不能位于俄罗斯境内。如果乌克兰指挥官想要攻击俄罗斯本土目标，扎布罗茨基将军解释说，他们必须依靠自己的情报和国产武器。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我们向俄罗斯传达的信息是，这场战争在乌克兰境内进行。”

白宫还禁止共享关于“战略性”俄方领导人的情报位置，比如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将军。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知道有国家在帮助某个国家帮助暗杀我们的参谋长，那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另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那样的话，我们就进入了战争。”

同样，“龙特遣队”也不能提供任何能识别出个别俄军士兵位置的情报。

这个系统的运作方式是，“龙队”会告诉乌克兰人俄军在哪里。但为了保护情报来源和方式不被俄方间谍识破，他们不会透露情报来源。乌克兰人只能在安全云端看到一串串坐标数据，分成不同优先等级——第一优先、第二优先等等。

扎布罗茨基将军回忆，当乌克兰人质疑这些情报是否可靠时，多纳休将军会说：“别管我们怎么知道的。你只要相信你开火就会命中。你会满意结果。如果你不满意结果，告诉我们，我们会改进。”

这个系统在五月正式启用。首个打击目标是一辆配备雷达的装甲车“Zoopark”，追踪像 M777 这样乌军的武器系统。中心在乌东俄占领的顿涅茨克附近发现了一辆。

乌军准备设下陷阱：首先向俄军阵地发射炮弹。当俄军打开 Zoopark 雷达来追踪来袭火力时，中心就会精准定位 Zoopark 的坐标，为打击做准备。

到了约定那天，扎布罗茨基将军讲述，多纳休将军给炮兵指挥官打了通话打气：“你感觉怎么样？”“我感觉非常好，”乌克兰人回答。多纳休将军接着核对了卫星图像，确保目标和 M777 炮位正确。直到一切准备妥当，炮兵才开火，摧毁了 Zoopark。“大家都说，‘我们能做到！’”一位美国官员回忆。

但一个关键问题仍未解决：如果在面对多个目标、爆发激烈战斗时，这个系统还能否有效运作？

这场战斗发生在顿涅茨克以北的北顿涅茨克。俄军试图在那里搭建浮桥渡河，继而包围并夺取这座城市。扎布罗茨基将军称其为“一个地狱般的目标”。

接下来的战斗被认为是乌克兰在战争早期一次重要的胜利。浮桥变成了死亡陷阱。乌克兰方面估计，至少有 400 名俄军被击毙。未被公开的是，美国提供了关键的“兴趣点”情报，帮助阻止了俄军的进攻。

战争最初几个月，战斗主要集中在乌东部。但美方情报机构也在追踪俄军在南部的调动，特别是在赫尔松这座主要城市附近的大规模部队集结。

不久后，几支 M777 榴弹炮部队被重新部署，龙特遣队开始提供兴趣点，用于打击那里的俄军阵地。

下期继续连载